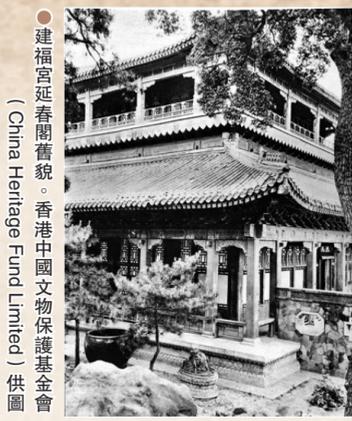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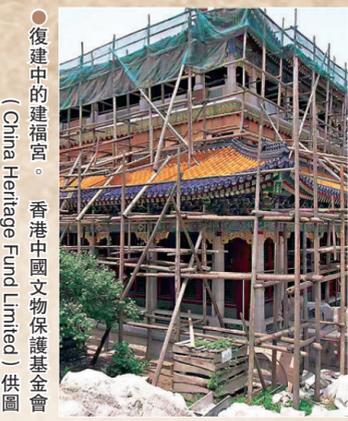
一個大多數香港人還不知道的故宮重建項目，一本十多年前出了英文版、內地簡體字版，同步記載這一重建過程的著作——《建福宮：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園》，在故宮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（2025年）、建福宮花園竣工20年之際，在香港出了繁體版。

早前，應香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創始人陳啟宗之請，來自香港與內地各界的數百位精英嘉賓來到灣仔會展中心，安安靜靜坐在台下，聽一眾相關人士分享參與這一項目的奇妙緣起：一個近兩百年前被割讓時北方皇帝一無所知的南方邊陲小島，一群生活在香港但關切中國命運的有心人，和這個過去中國明清兩代的皇家宮殿、現在珍貴的中華文化和世界文明遺產，在經歷了百年世事滄桑變換、王朝興廢更替後，機緣巧致地結合在一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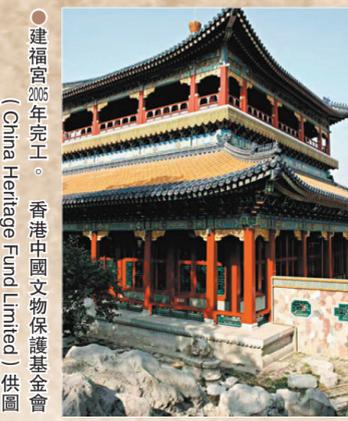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 滄



●建福宮延春閣舊貌。香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（China Heritage Fund Limited）供圖



●復建中的建福宮。香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（China Heritage Fund Limited）供圖



●建福宮2005年完工。香港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（China Heritage Fund Limited）供圖

在北京故宮重建一座花園

——建福宮背後的香港故事



●陳啟宗

建福宮花園，始建於乾隆七年（公元1742年），地處故宮深牆高院的西北角，布局緊密繁複，有濃郁中國傳統園林風格，是乾隆皇帝的休憩遊樂之所，亦珍藏了眾多奇珍異寶。

可惜發生在1923年6月26日晚間的一場離奇大火，令這座瑰麗的皇家後花園及相鄰的中正殿區在內的古建築，連同乾隆收藏的無數古玩字畫藝術珍品，一夜化為灰燼。這是紫禁城內唯一被完全摧毀的古建築遺址。而這一隱身於看似金玉滿堂的紫禁城建築群內的滿目瘡痍之地，亦因多年時局動盪和衰弱國力，已沉寂了近一個世紀。

直到有心致力於中國古建築文物修復的香港企業家陳啟宗的出現。陳啟宗1994年參觀建福宮花園遺址，1999年在香港成立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，2000年基金會和故宮合作，啟動遺址復建項目，這也是故宮博物院首個由國務院批准的復建項目。該項目2005年末竣工。同年參與復建中正殿項目，也於2012年完成。2017年受故宮再邀請參與養心殿研究性保護項目。養心殿建於1538年明代嘉靖年間，是一處多功能建築群，中國封建王朝統治的最後200年主要是在圍繞養心殿進行。

這場專題講座，由三位主講嘉賓陳啟宗、在故宮一線埋頭耕耘20餘年的丘筱銘女士、本書作者、同步記載修復全過程的作家潘鬢女士，以及香港大學陳婉瑩教授主持完成。主角當然是這些親身參與全程的當事人，他們的精彩分享激勵人心，全場一會兒潛神肅靜聆聽，一會兒又以熱切掌聲致以敬意。

而台下那些正裝肅容的各界精英，當他們，也許還包括了他們的祖先父輩，在數十年前關山萬里、山高水闊的長途跋涉後，終於來到海邊絕地，從此「此心安處是吾鄉」，就此安定下來。當他們突然聽到這些曾經驚心動魄、今天遙遠駭難的故國往事時，在他們腦海深處靈光迴蕩的，會是「白首宮女在，閒坐說玄宗」的閒淡悠遠，還是「人生若只初相見，何事秋風悲畫扇」的暗自心驚呢？時光流逝，維港上空的風雲風雨和風月風情猶在，大家都還要在這世代生存繁衍下去。一曲



●《建福宮：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園》專題講座。資料圖片

《獅子山下》，也許仍是不過時的時代心曲。回到建福宮花園項目，陳婉瑩教授在開場白說：這是故宮博物院1925年建院以來最大規模的重建項目，創下很多「第一次」紀錄：第一次國務院批准的重建工程；第一次故宮博物院接受非官方資助；第一次故宮博物院嘗試如此大規模的重建工程；第一次故宮博物院同民間機構的合作。由此，這個歷史性項目成就了「紫禁城中唯一重建的『古建築』群」。

還國家一個完整的紫禁城

「文物的破壞，乃國家衰敗的明證；而文物的修復，即是國家復興的確據。」這是陳啟宗參與文物保護30年後仍繫懷在心的意念。早在1990年代前期，陳即動了保護內地古文物建築的心思。「上海市徐匡迪市長（後出任中國工程院院長）曾跟我講：啟宗，山西應縣有個歪斜的木塔，建議保護下來。」

陳啟宗一開始沒想在北京做文物保護。「我當時的理念是，千萬不要在北京做。北京是政治中心，好複雜，應該去山高皇帝遠的山青見地方。」直到一個英國朋友講：故宮有個被大火焚燒光的遺址。1994年，陳啟宗第一次進到紫禁城內的建福宮遺址：「一片廢墟，雜草叢生，還有一條破爛不堪的小船丟棄在旁。」他的感受是：這正是近兩百年來國家衰敗命運的寫照。陳啟宗由此產生強烈願望：將建福宮花園復建起來，還國家一個完整的紫禁城。

不過，當時亦有不同理念，有意見認為就應該保留遺址，也是一種沉痛的歷史見證。最終國務院拍板，確定了復建計劃。難度可想而知。陳啟宗堅持全世界文物界

已確立遵守的幾個原則，其中最基本的是：盡可能用「原設計、原材料、原方法」。「我希望留給國家的，不只是外表與原狀一模一樣的建築群，還有專業的復建工程管理，軟件與硬件同樣重要。」

硬件方面，故宮請來了世代相傳的石匠，基金會還聘請國外專家教導石頭修復技術。「中國人懂得建造以及破壞後的重建，但一般沒有在部分破損的基礎上保留舊有的，再配上新的來完成原貌的慣例。」「國人基本沒有保留既有痕跡的概念，譬如石座燒掉了一半，就把剩下的一半也都除掉，重新再來。如此真是太可惜了。」陳啟宗說：「對老的不尊重，新的也就沒有意義。」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為此項目的捐資，是故宮博物院當時收到的最大一筆捐款。陳啟宗由衷為自己參與此盛舉而自豪，「幸虧我們看得早，如果是現在，哪能有這樣好的參與機會，中華文明也都是人類文明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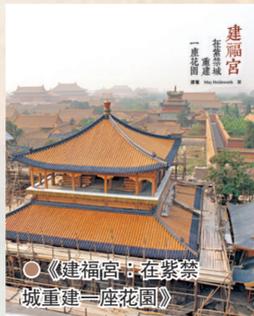
將嚴謹制度帶入文物保護行業中

不過，以為基金會的作用只是提供資金，未免低估了轉型時期在中國做事的難度，特別是在文物保護這個極其封閉或保守的領域。在出版序言中陳啟宗寫到：「錢其實是最不值錢的。誠然，我們不是古建築專家，也沒有施工團隊，這方面最有資格的，正是我們的合作夥伴故宮博物院，而基金會帶給整個項目最重要的是管理。」

比如基金會堅持要與故宮博物院簽署正規建築合約，使之在法律層面上達到規範。基金會同時請來世界頂級的物料測量師，就工程進度和質量作出第三方審定後，基金會才會付款。建築期間工地的安全與清潔，也要求達到國際先進水平。整個復建過程，亦盡量要用錄像或相片記錄在案。

陳啟宗試圖把當時內地還不熟悉的規範嚴謹工作制度，以及背後相應的文化理念，帶入到文物保護行業中，在早期困難可想而知。這也顯示出歷史學家黃仁宇在其名著《萬曆十五年》中揭示的主題：「數目化管理」在中國文化中的缺失。他以明朝萬曆年間的朝政管理為例，描述了阻礙組織發展的觀念和制度難題。某種程度上，復建建福宮也存在類似問題。

當2005年復建工程終於完成後，據說陳啟宗婉拒了院方好意：「決不能為自己立像、立牌，個人名字也不該在皇家建築群中出現，建成後交還給故宮，完成為中國文明做一件有意思的事的心願就是了。」



●《建福宮：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園》



●丘筱銘

丘筱銘：扎根故宮20多年

如果說陳啟宗是項目的「總設計師」，丘筱銘女士則是披堅執銳的前線總指揮，或按年輕人的說法，是項目總監。基金會「1997年初就進行了一系列的活動，其中最重要的，是丘筱銘的加入」。

丘筱銘在香港出生長大，母親是上海人，父親是在印尼雅加達出生的客家人。她十多歲到美國讀大學，先後獲得斯坦福大學地球科學系的學士和碩士學位。由於思維方式美國化，一些香港朋友戲稱她為「鬼妹」。在加入建福宮花園項目前，她擔任陳啟宗私人助理多年，負責恒隆集團在香港和上海的一些項目。更早前則在外資銀行工作。她記得陳啟宗最早談此話題的情景，那還是在上海出差，陳啟宗轉身問她：「不如你來看管這事？」

當時她30多歲，完全沒有工程管理和文物修復的經驗，更從未在內地工作過，對「工程的規模和複雜程度一無所知」。當她和他一位好友談及此事時，朋友輕鬆說了一句：「你對如此巨大的工程毫無懼怕，也是一件好事。」而她當時還完全聽不出弦外之音。

對一個古建築和中國文物保護外行、不懂國情的外來者來說，困難當然一個接一個。最早的困難是語言障礙，她過去只懂英語和廣東話。「用糟糕的普通話表達想法，實在是太驚扭了。」

語言之外的挑戰是專業知識。「修復項目使用的是傳統的古建築技術，分別是土作、石作、木作、瓦作、油漆作、彩畫作、搭材作和裱糊作。」涉及到故宮古建築設計建造的所有方面和技術細節，她必須身臨一線，凡事親力親為。此後的20多年裏，她搬出酒店公寓在北京常住下來，在故宮還有了一個長期辦公室。當然，現在的丘筱銘已能說比較流利的普通話，內地人才懂的俚語表達也能脫口而出。

除了自身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學習提升外，她還需要和故宮同仁長期共事，對齊工作進度，溝通理念，比如「堅持運用原有物料，遺址雖然遭遇了大火，但現場還遺留了不少碎石塊，這些都是歷史的一部分。我

們與故宮博物院溝通後，都對這些石塊進行了修復和保護，而不是全部都丟棄」。

對這些困難和挑戰的應對克服，《建福宮：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園》中有頗多動人和真實的細節敘述，限於篇幅，本文不能詳述，要寫清楚這些細節，需要對相關背景和知識做前因後果式的關聯理解。還是引用旁人評價好了：

陳啟宗：「我要找的是一個有心人，睿智，做事認真，一絲不苟，對質量和管理有苛刻的要求。事實證明我選對了人。」「到了今天，他們（指故宮領導）還希望丘小姐繼續留在故宮內工作。」

故宮方面有人稱她為「女強人」——堅強，不會容忍半點模糊，而且善於到處招兵買馬。

她自己則很謙遜，「我只是用常理，做我認為最好和對工程最有利的事情」，方法是「一步步來，做任何事情不都是這樣嗎？」

由於現場匆匆，記者來不及對丘筱銘做更多採訪，分享會後第四天她又前往北京故宮，然後要呆到月底才回香港。她最記掛的比如「常青海」和「苗保平」，這些優秀的木藝工匠，他們多出自河北邯鄲農村，建福宮花園重建的木作就是他們的作品。這幾位「對自己的作品越來越自豪，在一個小簿子上做筆記和計算，多次對我說想親眼看到整個工程完成」的匠人，為生計奔波，「就算讓他們在星期日放假，他們也只會找另一家承包商做兼職」，「生活艱難啊！我勸兒子不要幹這行」。長期遠離家鄉和家人，按生產件數計算薪金，另包三餐和住宿。這也是大國崛起下一些普通人的故事，當瓊樓玉宇般的建福宮花園一天天接近完工時，卻吹響了他們離開另謀生計的前奏。

好在丘筱銘懂得他們。在著作和五分鐘專題紀錄片中，保存了這些工匠真實的肖像和影像紀錄。故宮過去是王公貴族、達官貴人的，追根溯源，應該屬於每一個普通中國人。



●潘鬢

潘鬢：在香港之畔發現故宮秘事

整場分享講座中，本書作者潘鬢女士最為低調。這位早年出生於上海、曾在馬來西亞和英國接受教育、現定居香港的作家，早有多部介紹故宮的英文著作出版，並還在持續研究寫作香港史和人物。她頭髮斑白，面容優雅沉靜，有一種見慣歷史風雲和人生起伏的從容。她說基金會委託她撰寫本書的要求是，「記錄整個修復過程」。

這或是她的自謙。五年修復期間，她不斷訪問參與各方和現場中人，如丘筱銘一般學習了解文物復建的諸般專業細節，還要做故宮歷史的深入研究，最後呈現於眾的這部《建福宮：在紫禁城重建一座花園》，是一部融描述歷史風雲和時代變遷、完整記錄新舊理念交流碰撞和實施具體技術環節於一體、卻娓娓道來引人入勝的作品。圍繞建福宮從離奇火災到修復完成的歷史過程和細節，盡數記載於中。讀這本書，會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。一本記述紫禁城大火與香港人緣分的厚重著作，由這樣一位從內地走出、輾轉於世界多地的歷史寫作者完成，不啻也是一種奇特機遇。

在分享環節，她特別介紹了另外幾則與香港有關的故事：當年擔任退位小皇帝外籍教師的莊士敦，就在宮廷內目睹了救火的全過程。這位畢業於牛津大學卻和東方結緣，後來寫出過《紫禁城的黃昏》這段民初宮廷重要歷史的見證者，來到亞洲的第一站就是香港，他1898年來香港服務於

殖民地政府，後被派往山東威海衛，1919年被聘為教師進入紫禁城，溥儀正因他的教導眼界大開而走向世界。

另外一則更為奇特。數位外國人因義務參與滅火而獲溥儀嘉獎，其中就有當時的英國駐北京大使館副秘書周嘉生和妻子周倩雅，以及周雅倩妹妹艾琳美等。遜位的宣統皇帝溥儀特別賜予牛血紅釉瓷瓶作為禮物。潘鬢在倫敦寫作期間參加聚會，當她講到這段塵封的歷史往事時，一位朋友站起來說：她是我的母親。朋友正是周倩雅女兒查若琳。周倩雅家族為逃避1917年蘇俄革命逃亡上海，她則因受僱為時任英國大使女兒的家庭教師而認識未來的丈夫。

1923年建福宮花園大火後，被周嘉生夫婦帶到了英國倫敦，後來進入拍賣市場，其中一件被某收藏家買回香港。這件寶物，正是周倩雅女兒查若琳所擁有的牛血紅釉瓷瓶。現場觀眾也感慨，當時還不知道其中機緣，不然讓有心人拍回故宮物歸原主，該有多好。

這就是建福宮花園復建背後的香港故事。一所故宮北方皇家園林從廢墟到昂然重見天地，不僅事關古建築材料和工藝技術的搶救性恢復，背後也是一場古文物如何進行現代化修復的觀念交融，亦埋藏著香港眾多有識之士對故宮風物家國情感的無言深情。天地寬闊，文脈人心，在默默耕耘20多年後，一段香港民間社會與北京故宮的美好文化際緣，或到了如蒲公英般散落四方的時候。